

今年国庆节前,从西天门通往祈年殿的大道和丹陛桥两旁,摆上好多盆三角梅,成为天坛最为鲜艳夺目的花季,比祈年门两侧每年一度的菊花展还要壮观。

前几年国庆前后,天坛也置放这样壮观的三角梅,几乎成为了天坛国庆的标配。这些三角梅,被工作人员培植得枝干越发粗壮,简直像一株株童话的树木。玫瑰色的花瓣不大,却开得特别张扬,密密地布满枝头叶间,色彩艳丽得像她们奔放不羁的心情,微风拂过,犹如万头攒动的紫蝴蝶飘然垂落。如果站在丹陛桥上,往西望去,花团锦簇,像腾飞玫瑰色烟雾,再远处的砖红色西天门,都显得色彩有些暗淡。

国庆节前,为看三角梅,我去了一趟天坛;国庆节后,我又去了一趟天坛,还是为看三角梅。这几天降温,还下了雨,刮了大风,担心三角梅会落败很多,没想到,开得依旧旺盛。和我一样来看三角梅的人,依然很多,不少人在花前拍照。

从丹陛桥下,往西走,大道两旁的长椅上都坐满了人,既能看花,也可休息。一直走到西天门,才看见一个长椅上,独坐一位老爷子在闭目养神,只好问可不可以在他旁边坐下?他客气地一伸手,说了声请!我便坐下,掏出笔记本,画面前的三角梅和花前照相的一对老姐妹。他瞥了我一眼,没有说话。待我画到一半,三角梅刚在纸上开放出来的时候,他对我说了句:画三角梅呢!我忙点头称是,说道:画着玩!他没有接我的话茬

儿,也没有再看我的画,接着闭目养神,似乎在想着心思。停顿半天,忽然冒了句:三角梅!好像不是对我讲话,像自言自语。这让我有些好奇,合上画本,望了望他。他看见我在望他,微微一笑,摇了摇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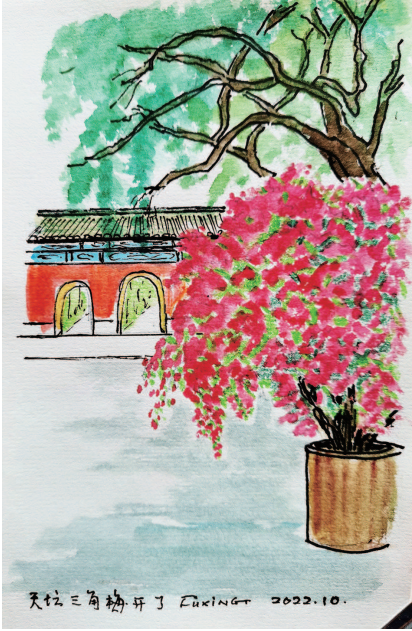
我小心地问:您怎么啦?没事!他又摇摇头,用手指指我的画本,又指指前面的三角梅的大花盆,重复说了句:三角梅!三角梅,怎么啦?我猜想,三角梅肯定让老爷子想起了什么,好奇心,让我追问道。老爷子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讲起了三角梅的一段往事。

疫情暴发前两年,老爷子的儿子在一所高档社区买了一处二手房。之所以动心并果断买房,是因为比同样的房子便宜了二十多万。一楼三居室,房后带一个小花园,花园开有一门,可以经过花园直通房内。儿子很满意,当场决定下手。房东是位老太太,对儿子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儿子说:什么要求,您说!

老太太拉着他走出花园门,紧靠门的篱笆前放着一辆酒红色的老年代步车,车的四周被密密的三角梅包围,三角梅不高,长在不大的花盆里,正开着鲜艳的花。老太太指着车和三角梅,对儿子说:这车和这花,我请你能一直保留,到时候替我浇浇水,保养保养,如果冬天下雪,搬进屋里去。儿子有些奇怪,看这一圈三角梅开得不错,但这辆老年代步车已经锈迹斑斑了,为什么不卖掉或

处理它,还非要保留?老太太说:这辆车是我老家老头儿搬到这里来的时候买的。他一直想买辆车开,我对他说都那么大岁数了,买车干嘛?他说有辆车出门买东西方便,还可以带上我到公园去转转。可我们原来的家住的地方窄,放不下一辆车。我们买的这房子也是二手房,地方宽敞了,停车没问题了,他就又提起买车的事。在我们家,大小事,一直都是我拿主意,拿定主意,他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只有买这个电动车,他一再坚持,我心想,都过一辈子了,就让他也拿一回主意。二话没说,立马就买了车。谁想买了车的第二年夏天,心脏病突发,人就走了。

原来是这样。儿子望望老太太,正和老太太的目光相撞。儿子忙把



天坛三角梅开了 (速写) 肖复兴

夜光杯

目光错开了。老太太接着说:当时,有好多劝我说趁着车还挺新的,卖了吧。我不想卖,怎么说,老头儿活着的时候,是老头儿的一个牵挂。我就买了好多盆三角梅,把车围了起来了。谁想到,第二年,花没有死,还能开,挺皮实。我家老头儿走了都快三年了,你看,这花开得还挺好的!

儿子明白了老太太的心思,连连点头说:您老人家放心,我一定好好伺候这车和这花。您什么时候想回来看看这车和这花,我保证它们还像现在一样好好的!

老爷子讲完了。我们都沉默了,沉默了许久。我的心里很感动,为那位老太太,也为他的儿子。面前那盆硕大的三角梅前,人来人往,来拍照的人很多。秋风中,三角梅薄如蝉翼的玫瑰色花瓣轻轻抖动着,梦一样,飘飘欲飞。

读书乐

卢元

读书之乐乐如何?明理增知益处多。如饮醇醪心自醉,似闻仙乐口同歌。古今人物胸中蕴,中外风情眼底罗。我愿此生常捧卷,休教岁月等闲过!

秋的时节,又可以欣赏胡杨。初次见到胡杨,是在新疆东部的荒漠中。天空湛蓝,白云浮动,一树树胡杨金黄。在那极为干旱的地方,我想象不出它们是如何生存的。有茂盛的高大胡杨,有新生的细小胡杨,有枯死仍站立着的胡杨,还有倒卧在地依然生长的不朽胡杨,各种姿态的胡杨表现出的不屈和蓬勃,让我有了感动,自此爱上了胡杨。

再次遇见胡杨,却是新疆南部的沙漠,我与几位朋友前去感受胡杨的魅力。清晨的塔里木河静静地流淌着,河面宽阔,水量很大,有些许沙的浑黄。一棵棵胡杨,静静地在水边、沙漠中伫立,一枚枚叶片金黄,晨光中薄而透亮,美到让人无语。那一刻无法用贴切的词语描绘,只想走近那些胡杨,与它轻轻拥抱,体会我们相遇的喜悦。望着默然站立的胡杨,想起了秋叶静美一词,安静、美丽,用于此时是贴切的,它们安静地守望这片河流、沙漠,安静地孕育生长,安静地看日月转换、斗转星移。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全套《文艺春秋》的消息,令人欣慰。

先说欣。欣者,《说文》曰:喜也。何喜之有?已出版的绝大多数《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上都对这本大型综合性纯文学刊物“不屑一顾”,或许甚至“视而不见”。其中的缘由,大致有三:一是学者们满足于手头易得的资料,没有尝试沉下去作进一步挖掘的动力;一是杂志流播不广,名气不够;一是作者队伍缺乏名流大家,作品层次不高,影响不大。

果真如此?为了免受先入为主的误导,我们且把第一条暂时放一放。

抗战结束,内乱启衅,天下纷扰,人心涣散,文学创作的景气度跌至谷底。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1945年—1949年间,正常出版的大型综合性纯文学刊物屈指可数,以致如今读者记得的几乎只有《文艺复兴》,更多的人根本不了解还有一本《文艺春秋》。须知,从办刊持续时间而言,《文艺复兴》是2年,加上从刊共25期,而《文艺春秋》是6年,加上从刊共49期。从作者阵容来说,《文艺复兴》堪称豪华,而为《文艺春秋》撰稿的,几乎覆盖了《文艺复兴》的一半或以上——中国现代文学绕不过的“鲁郭茅巴老曹”,除鲁曹外,它都请到了;即使其他级别的作家,比如汪曾祺等,在日后都有长足的发展……跻身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之列的不在少数。不以长篇小说为主打品种的《文艺春秋》,自然“弱化”了自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力,但它刊发的短篇小说、散文和戏剧可圈可点的不少,尤其是诗歌令人印象深刻,比如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艾青的《吴满有》等。

以上是横向的观察。如果从纵向的角度来审视,读者未免生出意外的感叹:任何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一定会提及的几本大名鼎鼎的大型综合性纯文学刊物,其实都很短寿——《新月》,5年;《语丝》,6年;《现代》,3年;《创造季刊》,2年;《文学》(月刊),5年……以5年的“金标准”观照《文艺春秋》,其寿数还算长的。

那么,一本在完全市场经济状态中运作的纯文学杂志,从1944年“活”到1949年5月,不靠众多名家名作撑腰,不靠广大读者心甘情愿买单,你认为它有几个“春秋”可以捱过?你认为那叫“没有影响力”?

因此,无论就时间跨度还是作品质量而言,它们都不支持《文艺春秋》的非主流地位。于是,上述第一条“缘由”便昭然若揭了。

新版《文艺春秋》的面世,方便读书界重新认识1945年—1949年的文坛,值得我们额手相庆。

再说慰。慰者,《说文》曰:安也。《文艺春秋》闭关七十多年后重新面世,得到最大安慰的人,当是范泉先生。

关于范先生生平,请查度娘,此处不赘。如果有“职业编辑家排名录”的话,仅凭主编过《文艺春秋》,我认为他就有资格进入第一序列。

范先生两次入职新闻出版界——《中美日报》和永祥印书馆,都得力于他的老师、复旦大学教务长金通尹的推荐。我看到所有关于范泉的纪传中反复提到,金通尹俨然成了他的“指路明灯”。事实上,真正影响他人生道路走向的,却是复旦新闻系创始人、著名新文学作家谢六逸。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此话亦可解释一个新闻系出身的人为什么会一直乐于与新文学打交道的缘由。我希望做范泉研究的学者注意到这一点。

有件令人费解的事,是范泉着手《文艺春秋》之前,至少已有1933年由章衣萍主编和1941年由丁谛(吴调公)等人创编的同名刊物存在了。那么,范泉起用这个名称难道是受它们暗示吗?可能性很小,主要原因还是它们“活”得很短命且受众有限。范泉版《文艺春秋》之名,恐怕还是来自日本的《文艺春秋》,而这应该跟范先生在日本语文上的造诣分不开吧。他从日文翻译了不少作品,我以为正是受了留日的谢六逸的熏染。然而这丝毫也不能证明他的“亲日”倾向,相反,范先生1940年2月14日开始为《中美日报》主编学术文艺性副刊《堡垒》并在当日创刊号《开场白》中声称,“我们这座堡垒”是要“展开精神上或思想上的攻势”,“使侵略者弃甲曳兵,崩溃覆没”,之后一以贯之,毫无懈怠。

编辑这行当,非常讲究实务,有时很难提升到什么系统的理论高度。范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业界大佬,我总结

为六个字——扎硬寨,打死仗。此外,折冲樽俎也是必备的看家功夫。1988年初,我陪范先生北上拜访了几十位著名学者和作家。去端木蕻良家途中,范先生再三关照我:“千万不要跟端木说我们刚刚去见了骆宾基。”我当然知道他俩的过节。现在我回过头去看《文艺春秋》,骆与端木妥妥的都是常客呢。多少年来,范先生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地“走钢丝”,精心维护着一个编辑家错综复杂的人脉关系。

假如说老天给范泉先生以安慰,那就是:他从编辑职场干起,中间经历了无数波折,晚年竟然重操旧业;他从福州路380号(永祥印书馆)出发,中间经历了多少磨难,最后居然返归福州路424号(上海书店)——一个大大的、神奇的轮回啊!其中最大的安慰,无疑是《文艺春秋》重见天日。

有一年,在沙丘边的树林中,遇见了一位牧羊人。他放牧着一群绵羊,那些羊儿低头在荒漠中寻找着杂草、树叶等。与他简短的交流中,了解到,他每天在塔河边、沙漠上、胡杨林中跟随羊群流动,关心自己的羊儿有没有吃饱,太阳下山时,又一一查看羊儿是否回到圈里,耐心地做好自己的事。

据统计,世界上的胡杨绝大部分生长在中国,中国的胡杨大多生长在新疆塔里木河流域。胡杨,有“活三千年不死,死三千年不倒,倒三千年不朽”的说法。

回想这些年与胡杨的相遇,有了敬重感动。胡杨从春天走来,穿过夏天,积蓄了时间沉淀的张力,在秋天尽情展现着生命的姿态,那样浓烈、夺目,不为获得赞赏,只为生命绽放。胡杨,只因多年前的一瞥,就深深爱到了骨子里。

十日谈 草木有情 责编:徐婉青

梧桐叶落枫林红,片片枫叶透祥光。

蚕豆

陈俊江

晒干的老蚕豆一炒一煮拌成“咸”,这样的吃法是里下河平原特色。炒蚕豆自然也可以直接嚼,那叫一个香。小时候口袋里揣一把炒蚕豆去上学,一路上嘴巴就闲不下来了。兜里有粮,心里不慌,感觉蛮富有的。这炒蚕豆,还是社资资源,给哪个同学几颗,交情就不一样了呢。

小吃多少是有些奢侈了,未老熟的鲜蚕豆更多还是用来做菜。蚕豆饱满了,蒜苗正当时,蒜苗烧蚕豆,其味绝配,算得上素菜中的荤菜。清代才子美食家袁枚《随园食单》有记,“新蚕豆之嫩者,以腌芥菜炒之,甚妙。随采随食方佳”。文人这么一写,感觉立马高大上,说白了就是咸菜炒蚕豆。这道小菜可谓从古吃到今。咸菜之外,吾乡还常用笋干或青菜干子烧蚕豆,其味更为鲜美。

鲜蚕豆当季时间匆促,麦收时,蚕豆就老了。老蚕豆晒干干,石子一样硬,要吃,就得想其他法子。前面说到的炒蚕豆咸,就是用晒干的老蚕豆来加工的。干蚕豆和五香一起煮,好吃。这一做法的极致大概就是著名的绍兴茴香豆。干蚕豆亦可泡水让其发芽,芽长二

分,加八角茴香一起煮,甚为美味。这样的芽豆据说是干蚕豆最富营养价值的吃法。郑和的船队浩浩荡荡七下西洋,创造了远洋航海的奇迹,那么多船员能平安来归,少有因为维生素缺乏而影响远航大事,传说就得益于豆芽的营养。

传统意义的餐桌上,蚕豆一年吃到头,只是有的吃法我们不一定了解原来与蚕豆有关。比如说这大夏天,很多人喜欢吃凉粉,却不一定知道凉粉的原材料大概率就是蚕豆。

蚕豆说起来是熟悉不过的了,可有一些简单的问题却并不一定人尽皆知,比如蚕豆名称之由来。汪曾祺《食豆饮水斋闲笔》中写道,“我小时候吃蚕豆,就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叫蚕豆?到了很大的岁数,才明白过来:因为这是养蚕的时候吃的豆。”言“养蚕的时候”,这个时间概念便比较模糊。若言与养蚕相关,可理解为春蚕吐丝之时,也就是初夏,那时正是蚕豆收获季。汪先生这一说其实也是有依据的,元代农学家王祿《农书》就是这个观点,“蚕时始熟,故名”。

蚕豆好吃,吃法也多,吃出了好多学问,也吃出了好多文化。鲁迅先生在不止一篇小说里写到蚕豆,并以孩子的口吻感叹道,“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这是小说家之言,但我相信如此梦幻般的抒情就是作者本人的情感体验。他还在散文集《朝花夕拾》的序言中念叨罗汉豆,“是极其鲜美可口的”,“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足见其心底波澜。我想,鲁迅先生这个说法是可以激起许多中国人的共鸣的。